

单学鹏 著

狂

海 湾 三 部 曲

涛

作家出版社

海 湾 三 部 曲 之 三

狂 涛

单学鹏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湾三部曲:《初潮》、《微澜》、《狂涛》/单学鹏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12

ISBN 7-5063-1311-1

I. 海… I. 单… 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722 号

海湾三部曲:《初潮》《微澜》《狂涛》

作者:单学鹏

责任编辑:潘宪立

特邀编辑:李宝云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秦皇岛抚宁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910 千

印张:39

插页:7

版次: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11-1/I · 1299

定价:56.00 元(三卷)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 一 章

1

清冷的明月，陡峭的山峰，苍茫的长城，便是此刻姜汝举所处的环境。他到这个小山村来，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次了。反正这是他这个县委书记扶贫的点儿，隔三差五地就到这儿来住上几天。可是今儿个，他又住在这里，情感却有着大大的不同，因为他已接到调离这个县的命令……

姜汝举是个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的人。一年多前的初夏，不管什么原因吧，他从双岩市副市长的岗位上来到这儿。传言中，都说他犯了大错误，否则不会从副地师级降至县团级，并说本人不犯错误而这样安排干部的先例几十年来都是没有的。他闻之，微微一笑，还是愉快地来上任，一晃竟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他这个人，对权利的淡泊，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所以他到县委之后，没有急于接管权利，只是对办公室说：“让我先到下边走走吧。”于是，由一位中专毕业生陪着他，迈开双腿便视察起这个县的山山水水；八山一水一分田，是这个山区县的真实写照，贫穷也许就贫穷在这个上头吧。当今的县级党政机关，没有小轿车的地方已经没有了，即便教师发不出去工资，山民吃不上饭、一家两三口盖一床破被子，“公仆”们的小轿车照坐不误，并没感到屁股底下发烧——麻木到不知人间还有冷暖之说了。听说新来的书记要下乡，六十万元巨款买来的皇冠小轿

车，已停在姜汝举办公室的门外，敬候着姜书记出来乘坐。——姜汝举背着挎包走出来，小轿车的门已打开，司机自然满脸都是笑意：“姜书记，上车吧。”姜汝举稍一怔，围着轿车转两圈，才平静地问道：“这车是县委的吗？”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于是他又道：“这车多好，跑山路太可惜了。——唔，先把它封起来吧，没我的话都不要动它。”他这是到这个县之后第一次行施权利，但是他出口的语气是温和宽厚的，没有半点张牙舞爪的劲头儿。这就苦了前任县委书记的秘书中专毕业生，只好调动双脚的积极性跟着姜汝举跑了。他们夜宿晓行，走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县虽说不上大，山却爬了不少。这天便来到靠山庄。称之“靠山庄”，实际是五个小村的总称，延绵三里多的路程，破旧不堪的石头房一律坐北朝南，仿佛身后背着沉重无比的座座大山，而这座座大山上便有秦始皇的丰碑——蜿蜒起伏的万里长城！这长城在八达岭，能日进斗金，在这儿却是赤贫的象征。一到这里，姜汝举再也迈不动脚步了。不是因为体力的原因，是因为这儿穷得使他的心肺跳出体外，再也挪不动半步啦。他要向大山和长城问一声：这里为什么竟穷到如此地步？！谁之过错？仅仅是老天爷的安排吗？他从东向西，一户一户的走，一家一家的访，结果发现：没有一家糠菜半年粮能吃到头的；没有一户的小伙子能娶上媳妇的；一家两三口人冬天盖一床破棉被是极“正常”的；娘儿俩轮换着穿一条“象点样”的裤子才能下山背水；喝一口水也需要到十五里之外去驮或去背；而背水或驮水的工具仍是几十年前就延用的瓦罐；由于无路可走，年轻人几年中也难得出一次山……

这就是靠山庄，靠山庄就是这个样。这天夜里，姜汝举就宿在一栋石头房子中，据说这是靠山庄最好的房舍了。他吃过“派饭”，躺倒在土炕上，眼角竟滚下串串泪珠，思绪驰骋奔涌，

根本没有半点睡意，尽管他已经累得腰酸腿疼……。他实在躺不住了，披上外衣走出来，站到一处山岗上，借着朦胧的月光向四下望去：月色、山峦、长城、清风，如果以旅游者的心态观瞧，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卷和诗情啊！但是，这诗情画意并不能入腹，解决不了这里百姓的温饱；观赏画卷或诗兴大发，起码得在填饱肚皮的前提下进行。从这一点出发，这里的一切都暗淡无光了，古往今来民众全是以食为天哪！人一旦无食，说什么都是白说！此刻，作为县委书记的姜汝举，没有一点观景的情绪和精神，脑海中倒是翻卷着种种愤怒和不平——

……用一百万拆掉原有的楼房，再花一千几百万建一处“人大”机关办公楼，其豪华程度如星级大宾馆；

——这里百姓不仅吃不饱肚子，母女穿换一条裤子才能下山……

……“人大”机关修建一个大门，需要花掉三十万人民币；

——这里百姓喝一口水需要奔波十五里之遥，还要用远古时代的瓦罐……

……党政机关的小轿车越来越多、越坐越好、频繁更换，无车坐不办事不下乡；

——靠山庄，五个村子没一所小学，四十岁以下的男女全部是文盲……

……“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计生指标作了废”，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巴，依然照吃照喝不误；

——全县半数以上教师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为新中国奋斗几十年的工人领不到全额薪水……

……一位副市长病了些日子，所收礼品三天向外拉一三轮车去卖；

——这里百姓从出生到现在不知点心为何物，更别说名目繁多的营养品……

……

姜汝举坐在一块山石上，眼望黑黝黝的座座大山，想着这一切的一切潸然泪下。一向极力标榜的“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还有位置吗？没了，没了，丝毫都没有了。更为可恶的是，一些百姓已到如此境地，某些“公仆”还在那里争权夺势，用在勾心斗角上的劲头，大大超过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和精力！——他如果手中有小提琴，此刻会奏出如泣如诉的音响，将引起大山的震响和回应！但是，那个洋玩意儿他没带来，深怕造成不良的影响。妻子罗小兰，一直到为他收拾行装，还在劝说他回港务局做工程师，说官场上不是咱们这号人混事的地方。但是他说：“事情总得有人去干么。我管不了别人，扭转不了大势，倒可以管住自己。权不争，利不抢，尽自个儿的所能，为百姓提壶水扫扫地也好哇。”他自知能力有限，大话不敢说半句，计划不敢做冒了头，豪言壮语不敢喊出口，只希望本本分分地做人，任劳任怨地干些事。上边如果看不上他，就任其随便把他拿下去，拉帮结伙找靠山那一套他干不来。他更不希望自己广播电台有声、电视台有影、报纸刊物有名，这些身外之物对他都没有刺激作用，归根一条是他没有当大官的奢望……

山风飕飕，杂树摇曳。月光已向西斜，把大山顶峰的古老长城映得真真切切。烽火台上，影影绰绰像站着个卫士，又像一只巨大苍鹰落在上面。当年秦始皇的气魄可谓大矣，欲想长生不老的决心也不能说不大，因为这儿距他入海求仙处并非十万八千里。往日的辉煌，不等于永远的昌盛；今日之破败，也不等于世代的不幸，轮回的车马将碾碎一切陈迹，眼前的古长

城又何尝不是如此？山风掀动了姜汝举的衣衫，使他的身上感到透骨的凉意。——这种凉意，干净利索，没有海边那种湿潮潮的粘劲，更没有阵阵鱼腥的味道，大山是洁身自好的精灵啊！他连日登山爬坡，妻子为他买的鞋已经磨穿了一双，而他的“先见之明”是挎包中多带了一双，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吧？大事如此，小事依然，人间事物概莫能外呦！

姜汝举站起身来，想回屋去打个盹儿。明天他还想在这儿继续视察，看看能为这里的百姓尽快干点什么，因为他不是游山玩景的外来客，而是肩负圣命的党的工作者——他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至于他到这个县来内中有什么原由，他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不过他也不打算多想。不管干啥，有份儿工作就行了。既然来这儿工作，就得认认真真地干些事，否则连自个儿的良心都对不住哇！在他猛抬头中，发现了山外的一片红光，哦，那里就是距此地百公里的双岩市吧？啊，双岩市，双岩港，他在那儿工作多年，不着偶然的机遇从政，自己怎么会半夜三更驻足在这里？企业与政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相距又不是十分遥远，这才有了他今天的职务——县委书记、一个县的最高领导。“最高领导”，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最高”的责任，即没有他不该管的事、没有他不该过问的情况，就是百姓生孩子没有尿布他都应该想法解决呀，更别说事关群众填饱肚子的大计了。这些他将一步一步地去做，哪怕一年为百姓办好一桩事，也是自己尽了应该尽的职责。——然而此刻他望见了双岩市，一连串的事情也就涌入脑海：市政府他分管的一大摊工作，尚没容他按部就班地去干，就把他匆匆调出来了。这样一来，可就大大加重了楚文辉肩上的担子。虽说还有几位副市长，可这些人躲事的劲头挺足，开不完的会，赴不尽的宴，剪

不断的彩，陪不清的客……，真正用到工作上的时间能剩多少？头脑灵活而又能干的何瑞年，又被调到党校去研究马列，使得双岩市的民用煤气工程、地方港口建设、向北延伸的地方铁路等等项目，没有人再有兴趣，严重拖延了双岩市改革开放的步伐。而楚文辉这位市长，实际变成孤家寡人，不知他本人是怎么想的，好像倒希望大家都离开，你楚文辉全身都是铁，能打多少钉呢？另外，欧阳秀竹是个多么贤惠的妻子，里里外外帮了他多大的忙，神不知鬼不觉就离婚了。他的这个损失，可以说今生今世都难找回来喽！从这一宗宗一件件上观察，仿佛楚文辉自己心中有一项庞大的计划……

唉，离开了双岩市，琢磨这些干啥，还是面对这个贫穷的山区吧！怎么让山民尽快摆脱贫困，才是他姜汝举如今的天职啊！月亮被大山挡住，疹人的黝黑席卷而至，苍茫中的长城已不见踪迹，整个大山遮掩在夜暗之中。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没有电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靠山庄依然如故。这种现状，是人的因素，还是我们的“公仆”没尽到责任？据跟他来的中专毕业生讲，前任县委书记是个挺能干的年轻人，因为能干，才被调到省共青团当书记，过几年还有望进省委班子。——姜汝举回到炕上，仍没有半点睡意，靠山庄的贫困狠狠咬着他的心，他又一次想到城里和市里的一些“公仆”们，都说自己非常非常忙，然而他们忙百性填不饱肚子了吗？在自个儿屁股底下冒烟的时候，想没想还有母女换穿一条裤子？所谓良心，按他姜汝举的理解，就是最大限度的同情别人，并为之尽上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份儿力量尽了没有？姜汝举又一次坐起身来，用两条胳膊抱着自个儿的双腿，把目光投向稍显灰白的窗户。外边有一棵过窗的小树，被深夜的山风吹得摇来摆去，阴影便在窗上时隐时现，恰似一个人跳动着的心脏。跟着姜汝举来的中

专毕业生，他说这座山下一个村是他的老家，傍晚时分姜汝举就答应让他回去看看，所以此刻这里就姜汝举孤孤单单一个人。这也有好处，没人打扰他，能使他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事儿。当务之急，面对这个县的现状，怎么开展工作？实事求是地讲，他姜汝举没有农村工作经验，但他幼年毕竟生长在农村，农村的一些人和事，他还是比较熟悉的，这就为他开展工作帮了不小的忙。不管上边布置多少项工作，他自认为解决百姓吃饭穿衣才是头等大事！改革也好，开放也罢，无衣无食都是空谈，保证了起码的生存条件，才有可能大展宏图。农村与城市不同，土里刨食受着大自然的限制，你不改造它它就改造你，让你颗粒无收、滴水皆无。城市里的工人干部工资虽不多，可到月头有地方发给你，而农村百姓就不行了，付出巨大的劳动还可能分文难取。向大自然要吃喝，是庄稼人唯一的出路！……

姜汝举在这个靠山庄，一头扎了五六天的时间，几乎进了五个小山村的每一家，听了他们种种不幸和几十年的困苦。胆子大一些的村干部说：到这里来的上级干部不能算少，而且每一位都说马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可是几乎无一例外地全没有下文儿。好像一下山就把这里的百姓忘了。姜汝举听出，山民对我们的党政干部是很不满意的，说他们不仅浮躁，还许愿不还愿，大话空话讲的不少，难得能兑现一桩一件，反过头来还批评我们“跟不上时代”，“缺少改革开放精神”。我们连裤子还穿不上，就能“跟上时代”吗？甚至有一位老农当着姜汝举的面说：“姜书记，尽管你在我们这儿住了好几天，可我们对你也不抱多大的希望。”问他为什么？他说：“每个新上任的官官，差不多都到我们这儿来过，‘调’一阵子、‘查’一家伙，吐几句带甜味的話就算完事了。”这些话，如同一根根钢针，刺进姜汝举的胸膛，使他久久疼痛难忍——但是他总归还是忍住了。这

些话足以说明，这里的贫民百姓，已对自己这样当“官”的失去信心。如果往深处想一想，“官”失去民的信任意味着什么，可以从古到今的历史中找到极明确的答案。不寒而栗，周身冒凉气呀！当时，姜汝举什么都没讲，只涨红着脸感到羞愧不安，我们的一些干部走到这种地步是偶然的吗？谁人之过错？他没作任何解释，更没讲一句大话，让以后的实践来说明一切吧！……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几乎每日都有两三个专人请他“速回机关”。不是说上级来了领导，就是需要开什么重要会议，要不声言给某某单位剪彩……。姜汝举总是摆摆手说：“唉，这儿的百姓，连肚子都填不满，谁还有心思去干别的？你们让我安心思考一些事吧！”——也许为此，他落下一个“怪书记”的名声，甚至有人向市里状告他到任“不积极抓工作”，整天游山玩水去瞧新鲜……。这些议论和反映，自然很快就进了刘同洲书记的脑海，使他对姜汝举这个人的品质和工作能力打了问号儿。好在他正忙得眼红，还顾不上对姜汝举采取什么措施，因为他急需奔波的是丁副省长不再兼任双岩市市委正角之后的一些事……。几天后的一日下午，姜汝举才姗姗返回县委机关。他召开的第一次常委扩大会上，便提出解决贫困山区百姓的吃饭问题。但是，有人从侧面提醒他，这是一个三任县委书记都想解决而又没有能力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是不是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待条件成熟之后再研究？姜汝举听后果一怔，继而不紧不慢地说：

“哦，先放一放当然可以，不过我想问诸位一句：我们这些人十天不开饭如何？如果大家都同意自己不吃，我自然也就不反对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了。”

姜汝举不软不硬的几句话，把在场的领导人都给问住

啦。明亮而又有几分讲究的常委会议室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了。姜汝举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很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有人讲出比自己更高的办法岂不事半功倍吗！不过他的希望没有变成现实，一时间沉闷得让人难以忍受，仿佛大家已经把招数想绝和用完啦。

姜汝举依然没有张口……

总归还有性急的角色，但是这个人惜言如金，仅仅吐出两个字：没钱！言下之意，不难明白，解决靠山庄一带的贫困，需要上边拨下大笔钱来，否则神仙下凡也是无计可施呀！话讲到根儿上，也说到点上，实际代表了所有与会者的呼喊。难题就这么明确地摆到新任书记的面前，大伙不发言也就等于向他讨高招儿。前任几位书记的高策，曾得到过这些领导同志赞扬，那便是坐着小轿车去市里跑省城要钱，结果钱没跑来多少，倒接连更换了几次小轿车，靠山庄一带的百姓依旧穷上加穷，谁能说县委书记不诚心诚意解决群众的温饱呢？如今，这付重担落在姜汝举肩上，按理他也该学习前任几位书记的做法，火速登车快去上边要钱。听说他跟现任市长楚文辉个人关系不错，这不就是一条很好利用的财源吗！人无外财不发，一个县无外援也是富不起来的么。这些窝在人们心里边的意思，虽然还没有完全讲出口来，姜汝举可都全部估计到了。沉闷的气氛，似乎使一些人对姜汝举的能量与本领产生了多种怀疑，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新任书记，看起来也是窝囊废一个，提出问题而又解决不了问题，不等于纸上谈兵一样么！——就在这个火候上，姜汝举稍稍提高一点嗓门，说：“前任几位书记能跑钱、会跑钱的本领我学不来，而且我也不愿走那条羊肠小道。我只想先从我们这些人自身做起，或许解决这点难题就不太难了。靠山庄一带的几个村，如果今年能投入六十万元，明年这个时候就可挣

回一百二十万，后年这个时候就可拿回二百四十万。我敢说，两年内脱贫是毫无问题的……”

“唉，”组织部长抢着叹息说：“就这六十万元，不向上边去要，我们也是筹集不来的呀！”他的话不仅堵了姜汝举的嘴巴，还赢得了一片点头式的回应声。

姜汝举浅浅地笑了，说：“这就需要我们拿出一点精神哪！”

“精神变物质，应该具备一定的条件，钱这个东西是万万少不了的呀，姜书记！”

“你说得很对。”姜汝举赞叹地说：“为解决百姓吃饭问题，我们这些人如果拿出奔走筹款买小轿车的精神，钱的问题还难解决吗？”

“这……”与会的人们，几乎同时吐出一个“这”字，也都没料到新任书记会从这个方面谈论问题。同时感到这位姜书记并非如他们刚才估计的“窝囊废”一个，似乎头脑清醒得能照进去人呀。

“我有一个想法，想请诸位议一议。”姜汝举慢吞吞地继续说：“县委不是有一辆六十万元的皇冠轿车么，我意把它转让出去，将款收回来投入靠山庄一带——应该讲清楚，款不是白送，而是借给他们修路和搞开发。两年后收回，适当加点利息。为稳妥起见，款由我控制着，开发事宜我去组织实施，款到期收不回来你们冲我说！”

姜汝举把话讲到这份儿上，识时务的与会领导们还能说什么？但是，他们也都暗暗捏了把汗，前几任的县委书记还没有一位敢如此大包大揽的角色。以往的书记们共同的特点，是对买好车乘好车兴趣最浓，而这一位却要把好车卖掉，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姜汝举回想着，稳稳坐在一块岩石上。幽幽的月光，纷洒在山峦，增加了大山的神秘色彩。初秋的晚风，掀动着姜汝举的单衣，使他从头到脚都感到了凉意，可他仍不想回屋里去休息。一年多的时间，在人生旅程中不能算长，不过使姜汝举变成另一个人：皮肤晒黑了，体格粗壮了，书卷气减少了，一行一动都是典型的农村干部模样啦。每当妻子来看他，都笑他是“庄稼老汉”，一点知识分子的味儿也没有了。他则说：“这也好，卖什么吆喝什么，不像庄稼人怎么指挥庄稼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极少离开这个扶贫点，除到省城参加一次党代会，几乎把所有的会议都推掉了，请一位副书记专门去开会，使他腾出全部精力投入“百姓吃饭工程”。他手中攥着六十万元的卖车款，修通出山的沙石路、把电拉上山里来、种出蔬菜直送双岩市区、办起三个小工厂、栽了上万株板栗树、卖出十几万方大青石、打两眼深水井——解决了祖祖辈辈吃水难的问题。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那通水的日子里，差不多全体百姓都给水井跪下了。在这种场合，他姜汝举也不能不跪。年岁稍大一些的山民，突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这部分人的心目中，一切为民办的好事唯有共产党和毛主席而为之，激动中他们仍然念念不忘早已故去的毛泽东。这是他们从心底发出的呼喊，万万不可笑他们无知和愚昧。纯朴的庄稼人，没有过高的奢望，有饭吃、有衣穿、有水喝，就“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了。山民们甚至说，他姜汝举是靠山庄的“救命大恩人”，也应该向他下跪谢恩，惊得姜汝举倒先下跪给他们，说自己这个“公仆”是很不称职的，他们的困难本该早就解决，只

因种种难以出口的原因才拖至今天哪！众山民把他扶起来，嘴里讲尽了感激的话。——由此姜汝举想了很多，现在还有多少“公仆”急百姓之所急？一些人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房子、车子、儿子，考虑贫穷山民的事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少太少啦！他这县委书记办成一件都非常不容易，何况一无所有的平民百姓？就以这个县为例，山民无食无衣可以不问，六十万元的高级轿车还是要买的，而他以前的三任书记却都得到了提拔，其中的一位居然做了副省长。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样下去，谁还管平民百姓？不管平民百姓，我们还称得上“人民政府”吗？共产党的宗旨将变成什么？他心跳，他颤抖，总有一种不祥的幽灵跟着他……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在这种悲喜交加的环境中渡过的。卖轿车的六十万元人民币，他已为靠山庄一带几个村花出去五十五万，手中还攥着五万元，想再上一个集体的玉米或白薯深加工项目。但是，从现实情况看，他很难亲手完成了，调他回市里的命令已经到达，楚文辉市长的亲笔信也寄到他手中，都是叫他“从速来报到”的，至于让他去干什么，各种渠道都一字没提，总不会是犯了什么错误吧？——投入到这里的五十五万，有几项都已见到效益，截止昨天的计算，盈利已达十几万元，不愁两年内收回这笔巨款了。如果再叫他平平静静地在这个县工作两三年，他是有决心让百姓富裕起来的。——

西下的月光，恰好映到莽莽的长城上，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日夜不停的山坳里的小工厂，灯火辉煌，叮当声顺着山沟震荡。也许这就是山里人的寄托和希望，预示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尽早降临，改革和开放，说白了就是让中国的百姓快些摆脱贫困。为此付出劳动，对谁都是值得的，何况他这个县委书记呢！前几天，妻子罗小兰，抱着几个月的儿子峦峦来看他，讲

了不少双岩市的小道情况，有的使他震惊，有的让他叹息，还有的叫他百思不得其解……。她说，现在双岩市的各项工作，远不如一年前那么火爆了。楚文辉市长把主要精力，全用在跟刘同洲和孙少卿明争暗斗上去，见面握手言欢，背后暗生杀机，各自利用后台，一心想把对方搞掉，过去改过的东西又都恢复了原状，连改革开放的字眼都提的很少啦。最近又听说，楚文辉市长的手段，似乎高于刘同洲和孙少卿，弄得刘同洲和孙少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很有可能被楚文辉连根拔掉。不过，据说楚文辉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跟凌凌结婚之后，凌凌得了一种很奇怪病，任何一个男人走近她都犯“神经”，包括她的丈夫楚文辉。楚市长本来追求的是幸福，结果闹成这个样子，使他满肚子苦水没地方去吐。怪让人同情的，又没法去帮他。罗小兰还说，孙启祥又一次反供，直截了当地点出小豆豆参与了谋害小赢的勾当，但是都被复职的王二鸣给压下了。这些虽都是传言，无风不起浪的成分也在其中。总之，现在双岩市乱得不行，楚文辉市长如在漩涡里边，能力再强也身不由己，急需要有人去扶他一下……

月亮被大山收去，天地间变作昏黑一片，只有远处小工厂的灯光眨巴着眼睛。姜汝举返回住室。这是村里专为他腾出来的“单间”，一条石头垒起来的大炕，一张摇摇晃晃的办公桌，一把笨木匠钉凿的凳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县里办公所占的时间，远不如呆在这儿的时候长。县委的不少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间屋开的。用姜汝举的话说，这样可以离群众近一些，睁眼就能见到百姓的艰难困苦；高级宾馆或招待所固然方便舒适，但是容易让我们的干部以为天下没有穷人了。姜汝举的做法，引来不少非议，说他年纪不大思想观念却很“守旧，”还停留在六十年代的水平上，没有一点“超前意识”。他听了之后，总是苦

苦一笑，依然我行我素，动摇不了他的行为准则。他在常委会上说：“我们这个党的性质，决定了必须时时刻刻想着群众，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应该如此，否则就背离了这个政党的宗旨，百姓就有理由抛弃我们。而我们一旦失去群众，就变成一帮戴官帽子的老爷，百姓就将毫不客气地推翻和打倒我们。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历代朝廷走过来的道路，丝毫都马虎大意不得呀！”就为这些话，有人告了他的状，说他共产主义信念不坚定，有改朝换代的潜意识！好在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在这封举报信上作了坦荡的批示，才使姜汝举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官场如战场，任何人走进去都有被击毙的可能，好心好意也不一定能够闹个囫圇尸首。历代如此，当今也不例外，难道这样的实例还少吗？——一年多的工作实践，使姜汝举意识到，扑下身子为贫民百姓办几件事并不难，现存的各种难题还是比解决困难的办法少，关键是“公仆”们的真诚和扎实，少一点轰轰烈烈，多一些脚踏实地，总还是能够干成一两件事的。可惜的是，如今很大一部分干部，变得非常浮躁，填数字、讲大话堪称英雄，但在贫困百姓中住上十天半月的决心却没有了。姜汝举曾暗自说：“对别人我管不了，对自个儿还是约束得住的，决不能当不撞钟的和尚！”他这样做了，使靠山庄一带大变了样，不由得心头产生一种从没有过的快慰……

他闭上眼，脱掉衣裳，想睡觉了。忽然间，他又记起楚文辉市长的来信，白天因为瞎忙还没有认真地看，现刻夜深人静正是思考的时候，于是他把楚文辉的来信从提兜翻出来——

汝举：

近好！上次你到市里来“卖菜”，正好我去省城开会，没能一面详谈；我返回后，原计划去你处住两天，